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淨德集卷十

宋 呂陶 撰

書

應制舉上諸公書

陶聞之聖人之所謂道者以簡易為宗以該天下之理以仁義為用以成天下之務非幽遠而難明闊疎而難施汗漫而不可考信自微言既息章句之學隨流而興

百家異驚衆說殊騁各習其師忘失統要故為易者不窮天地之本始變化之至神以推迹於人事而務言上下無二經之異繫辭非仲尼之作為詩者不究風俗之代變王道之初終以參驗於治體而好議商魯二頌之不同毛鄭兩解之小異為春秋者不考刑賞之大原權制善否一歸皇極而爭辨日月之為例五始七等之成文為書者不取君臣上下都兪告戒之義而令施設之體要而競論武成之不可盡信秦費二誓之不當作有

釋數字之文至數十萬言而是非無所處正求以援世
率民又天下國家之大畧蓋闕如也昔者堯舜之盛崇
冠百王而書稱其大乃曰順考古道而行傳說戒于商
宗則亦曰師古以克永世孟軻皇皇戰國開說諸侯然
非二帝三王仁義之語未嘗輒道撫此而論則君臣之
際舍斯文要道安所稽法以全適治之具哉是以二漢
碩儒若董仲舒兒寬公孫弘夏侯勝雋不疑伏湛侯霸
魯恭鄭興桓榮之徒皆以經術博彊果於適用其轉尊

世主推明治統建大議施遠業率有考據不悖於三綱
五常之分義若持權衡按繩墨以審萬物之輕重曲直
而毫忽莫敢欺也永惟聖人立教貽訓之心則既如彼
君臣之際師經式道則又宜如此而學不執六經之用
以酬世務之變乃放肆紛紜樂為衍說而滋破碎之害
深足惜焉抑又聞哲人志士之所存不以難俗為高求
全於世而已蓋仁以為任遠而逾勵大則欲恢隆先務
以躋至治之極小則欲舉偏補弊以便安於一時故也

然三代之盛時皆出於聖人經營創業之法足以維持百世是故井地以授民什一以定賦而天下之人足九賦以待用九成以均節而天下之財豐制鄉遂以為六師農隙則教戰而天下之兵強自家黨以上至於國都皆立學以訓導而天下之士得其素養六卿率屬輔昌王治中外之務必舉而天下之官無倖位凡所以用於政教者皆可循而守之其賢智才能之人惟在辨事而不復有加損廢置之作迨夫而漢之興皆柔喪亂之極

三代之宏規大範蓋無存者其君臣之計議多出于一
時之苟簡而百度未俱不足為後世之襲用及其弊生
變起則賢人君子裁量揆叙而為之策是以七國交峙
而外有尾大之釁及者將起則晁錯獻削地之說以弱
諸侯而彊王室百姓背本而趨末者衆淫侈之俗日長
而財用大蹙則賈誼陳務農之計欲驅游首而歸之南
畝以廣儲積兼井之路不塞而富室擁資巨萬貧弱愈
困則仲舒貢限田之疑以檢過制而補不足牧人之吏

屢見罷易而生民不能綏靜則朱浮申苛察之戒欲久
其職俾人服從上教選舉失實賢不肖混亂而無以協
宣風教則左雄抗限年之請以考練名實要之得人而
任刑煩禁密世主以峻政為威而元元陷於慘暴則陳
寵上蠲法之疎願除其溢於甫刑者以應經中禮而濟
羣生凡為是者大槩綴緝缺漏技技傾邪隨形裁制則
措斯民於康靖之域而已也抑又聞聖人之政皆切致
治而不能無獎學者之言務好陳文而未必可以適用

以不足適用之言陳不能無獎之政則華崇浮勝而事
非根切豈所謂有補於世哉昔漢文以恭儉治天下號
為隆平朝廷無大過邊鄙無大憂天道地化無大變異
生民無大失職然而獻書者以為可痛哭可流涕可長
太息背理傷道難偏以疏舉豈當時之勢誠爾耶蓋亦
激於忠憤力為切直可畏之語冀以感悟人生之意故
也陶嘗讀六經探索要歸舍章句之習而務以簡要明
切為之本統又嘗歷覽舊史竊迹近事考究古今得失

盛衆治亂安危之變而僅有得者乃言而筆之不溺於
侈辭夸說以求工於文而庶幾焉一有以資治理之用
治平中知者謂其可塞天子直言之詔采而聞諸朝驗
於今日則時異事變而疇昔之論多無取矣然猶勉劾
區區欲求合於科舉之式度者蓋知其指歸也恭惟閣
下德業文章之懿充積於中輝光於外以二帝三王之
道獻告吾君講修國具以幸萬世搏收天下之材而耀
乎器任俾盡其用安以一介為微而不見錄於左右或

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君子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而詠歌之矣又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古之賢者謀及匹夫而取其善也夫二雅之與訓皆明哲之所履蹈以完其事業陶國不足被長育之賜亦庶乎先民之詢者矣惟閣下一與之進幸甚幸甚

又應制舉上諸公書

陶嘗讀舊史以窮治亂之變而察夫仁人志士之所存益亦見其畧矣昔漢文以恭儉治天下號為安平朝廷

無大過邊鄙無大憂天道地化無大災變生民無大失
職然而賈誼獻書以為事弊可為病哭者一可為流涕
者二可為長息者三背理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豈當
時天下之勢誠若是哉蓋誼之心發於忠憤務為切直
可畏之語欲以感悟人主之意故也既而文帝亦深聽
納養臣下有節封諸王有制至于唐文宗承長慶皆憤
之政百度弛廢威令困弱國體不完然有意於太平之
事一日燕見詢于朝臣牛僧孺以為大平無象且曰令

四夷不交侵百姓不流散上無淫虛下無怨讟私室無彊家公議無壅滯雖未至理亦是小康豈當時天下之勢誠若是哉蓋僧孺之心不能勉於有為徒伺上意為順悅之言取容而已故也既而王室之政委墜不振深足惜焉今夫人之疾恙雖感於外而未為腹心之疴扁鵲倉公望而督之以孟治者其人必有忠懼修慎之思而庶以就愈也及其有腹心之疴而庸醫告之曰無傷者是速其死之說也治安之時政亦有弊如疾之感於

外也謂其未至於沈疴而不為是驚世動俗之論以開
其視聽使之恐懼修慎以就愈及其勢幾於亡而猶告
曰無傷者非扁鵲倉公之用心乃庸醫之為術也以漢
唐之迹推二子之言則是非炳然矣君臣之際治亂安
危之理烏可以苟於言乎國家設科以延天下方正者
欲聽其言也不獨欲聽其言而欲用其道也士之存志
而求以塞詔者非奪以祿利而為美仕之階也天災地
異有譴告人道物理有危微紀綱有廢缺風化有流弊

德澤不養而傷忠厚之政體要不辨而敗盈成之功皆世之大患而不可顧望隱避也陶惓惓於此久矣材下慮淺信道未篤固不足以承天下而謀王治也惟明公亮其言之不苟而亦與之進則亦庶幾治朝詢于芻蕘而君子樂育人材之道歟

上吳殿院書

某始相別之明年聞召自長沙作御史私心喜甚謂朝廷擢真忠之士求補厲庶政可為天下賀第未嘗走一

書通左右叙所亦然不數月又間紕宰相過惡論列切
正謫書池陽薦紳大夫皆惜其不當去今年春上念言
職之難知公議不可廢復召以用而朝廷之貴乃塞夫
閣下豎立何似而取重當世如是凜凜乎然則了天下
之事不足為大也功名不足為有無也惟忠臣義士感
慨抗激發露所蓄以康國愛君為先務始終無愧而後
已也陶間之古者采言之道博自三公四輔朝夕納誨
卿大夫獻規士抗議下至百工之賤皆執藝事以諫故

一有闕失衆得以論從而悟之今夫羣臣享祿居位雖有志於民而不職於言者倘語及朝庭臧否則譏以為僭且妄笑以為近名微寵況其取信耶獨諫官御史得奮然不固避以指摘規正為已任然竊觀天下之事固有違於大公大正者隱於大利大害者幸而諫官御史言則救之不幸而不言則救之之道無因而至乃生民休戚之所歸國家治亂之所繫也方今之勢宗廟社稷計之最重者猶未聞焉永惟根本之說可為寒心陶疎

遠鄙賤聞於體要得非迹涉機會必遠思熟慮而後發
耶抑君臣之際置而未議耶將廟堂之上權制素定不
得而知耶愚誠惓惓有望於閣下

上趙雜端書

某竊審朝廷慎言責之職艱乎其人乃台還執事任以
雜端當其詔書甫下士夫大相與為賀以為朝廷昌明
輔相協力樂得忠義之士共維綱紀以貽無窮是故執
事兩出而再還至今之來也其望益隆其任益重其始

終進退之際益為難執事天稟堅正信道以篤厚勇執之氣未嘗暴露於形色險夷之塗不能少遣其輒向敦大節以崇樹國體吐確論以該切世務發諸事業而暉光炳然已可見矣必能處之以無愧施之以有為足以歸天下之望而副朝廷之任也始終進退之際孰患其難乎方今國憲宏遠治具恢張求為根本之策不苟朝夕之計姦諛之迹不涉於廟堂朋黨之嫌不聞於百辟澤民之實惠雖未決於四海而時有滲露制選之大畧

雖未通於百世而曰謹禦備循而守之究其所不至而
講修之亦庶乎治平之漸也上仁聖慈恕言路不壅議
臣獻替輒加聽納然而邪險之人任非其責徒能覘見
利機忘失分義以為危言一出則主意駭動美名貴仕
階此而得於是假忠倘之迹伸恃慢之志多作詭辨以
訐發隱諱巧為愎辭以詆斥慰言片語上聞事白中外
即司傳報流及夷夏淺夫狂士得藉其口使朝廷受有
過之名而已享直譽比歲廣西之疏泗州之議舉類此

也仲尼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與訐以為直者蓋君子能處已而後能謀人顧內宜何如爾夫鼎鑊在前而氣不懾九命及門而容不喜惟社稷生民之安為務宜斯人之徒而能乎要其歸覬幸於世而已古人之入告于內過則稱已斯謀斯猷乃曰惟后之德曰為君言而四方不知其言不為已功而天下賴其功全臣子之大分畢賢者之遠業弼君致主之道不當如是耶是皆執事詳聞而熟計之矣

陶奚足喋喋其間哉士固伸於知己微執事豈嘗語及
惟恕之幸甚

與唐士憲書

前年冬執事以事親來晉獲承下風雖不敏相見第論
議每依於道德既而執事入御史府挺然在廷動多獻
納會執法非其中外失於瞻倚乃謂朝家網維繫屬
至重防微杜漸非正臣端士不可居封上謂報俄以親
嫌補外此其由處進退之際凜凜有大節可謂能世其

家矣天下識者於是聞風增氣而勤乎高山之仰也陶
今年秋罷官還臺見仲氏君益始知執事向者不鄙不
肖援以自代竊漸材分之疎拙固不足服承厚愛然而
義理之所激志向之所同安能無說以拜賜耶夫詩之
君子至誠樂於賢共易之拔茅連茹以其彙征虞書之
九官相讓儒行之爵位相先自代之迹皆原於此矣仁
人志士所以訓從古訓而推盡其類者不獨好賢與盡
朋友之分而已蓋以德業相期而欲著之行事與功名

相始終也昔者姚崇以宋璟自代而應變守又各盡其
才以成天下之務則開元稱至裴度以崔從自代而立
朝正色不避權倖臺閣之事付內者抗請以歸有司則
清議謂之得人陶雖愚按少立而能厚於處已居常遠
覽載籍深慮世變至于良史之大方直世之危論則意
氣感慨篤好而力善之夫處已甚厚而報人以薄非陶
之心也執事亮焉景陵風物清幽道味必樂奉見何時
千萬輔重

別范子功書

自車從還家累煩臨貺乍更軫翼欽嚮不勝死亡無日
未能展候以別惶懼之至公之此行朝廷眷倚甚厚士
林仰望甚深所履者正所陳者厚乃公素志雖禍福窮
通之際未嘗須臾忘也陶竊謂世之紛紛欲盡言則不
勝言言而不用則又未可必事有以重輕理有先後時
有幸不幸勢有難易期於見聽則不計乎激與不激要
之有成則不聞其速與緩王陵雖面折廷諍及其計安

劉氏則不如陳平魏文忠直剛方唐室之鑑也然亦願
為良臣薛廣德從橋安危之論近情不夸人所悅聞陽
道州在朝日久或譏其默洎延齡不相訖有力焉仲尼
惡訕上孟子罪淺夫良有所謂哉敢以此少致鄙意自
更祈厚愛

與十弟書

久別思念之深欲一相見終不得人來承書且知自祖
黨而下洎孀母各各安休欣慰欣慰兄之始謀發於不

忍輒欲以一外郡之虛名救益利兩路數萬家之實患
果是耶彼可以免凍餒果非耶此甘於罪廢得失是
斷之以前既而果如所料安有榮辱進退之念哉抑於
天俯於人中於心皆無愧恃此三不愧以待小人則我
固無損矣歲稔物賤不覺食貨著作甚安房下無恙了
人事數日後必得暇看書餘不足道重陽後相見未聞
保重

淨德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淨德集卷十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_臣馬履泰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舉人_臣章維桓

校對官檢討_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_臣李晉

欽定四庫全書

淨德集卷十一

申狀

申府帥并二司狀

宋 呂陶 撰

右某自今年四月三日後來累據九江縣茶戶等各陳
文狀申說彼官場減價買茶却將餘上價錢令各人充
息請買及不分早嫩粗細色額只作一般取買委有侵

損乞指揮貴獲存濟某尋帖垆口作場令依市價收買
兩平稱來如敢准前以好為惡將貴作賤及不分等第
高稱斤兩牙子專攔必定根勘斷決監官以按劾申奏
如此行下非不丁寧緣議者立法要除息三分旋賣旋
買逐場若盡價收買之後將來客旅計算不成不願興
販必至積壓損壞監官例遭責罰干連人盡著賠填以
此須至順承茶場司風旨減價收買所貴客人願來興
販變轉得行

原註做如茶一百斤每斤一百文若便作
一十貫買則恐客人不肯用一十三貫文

請買以此減下園戶假錢只作七
貫收買所費有客人作十貫請買
或是園戶自納三分

息錢請引出外

原註園戶茶貨須得中書與官若將往別處變賣便成犯禁無引不行被此仰

通頒至自納息錢三分請引出外

情弊如此上下通知茶場司僚臣恐

出息不多難沾賞典空行文牒督促州縣其實則任令

減價收買逐塲監官畏懼茶場司威勢恐遭責罰干繫

人則深憂將來損壞賠填一向刻剝園戶低估價直收

買每斤除牙稅頭子錢及交子陌外只及半價州郡之

吏熟視疾苦無力以救行之日久為害轉深茶戶嗟怨

屢有詞說及至今月十九日為本場支錢併盡有園戶
三百家以來約及三十人止約不住各自將茶直上監
官廳堆垛團圍秘丞伊固主簿薛翼語言不遜須要稱
茶逐官各回解宇衆人遂便搗破薛翼袍袖并至打隨
行手力等其牙子一十二人並各迴避陶尋出榜且令
園戶任便四散暫將茶戶往蒲村木頭導江等處官場
中賣并行諸縣曉諭保正等不得妄有在路阻節及差
九隴主簿勾龍驤前往曉諭園戶同共買賣兼差本縣

今薛高或三日或五日一次前去照管陶當時即不敢
皇申覆亦不敢繫行根究致打手力之人益緣愚民聚
衆忿怒爭鬧惟雖難恕而虧損茶價其曲在已從而賣
法愈更厚顏以此一面出榜嚴行約束及根究次陶再
詳山戶茶戶若外面私賣一兩便成犯法將至官場例
被監價費用不足大抵小人之情至於窮塞則何所不
為深恐此事非西南之利伏望某官更賜體訪減價事
理喧鬧因宜如陶所言不妄即乞特為敷奏乞改茶法

以便遠方陶閭體以得六月以後猶有晚茶一色貴者
每斤不過三十文若盡收買所出之息亦不甚多緣逐
處自開場至今買獲茶貨旋行出買頗有厚利如或朝
廷謂此成法難便改更即乞自六月一日以後權任收
買法令克私交易所貴園戶留得晚茶一二分盡價買
與客旅少助生計亦遺秉滯穗興民之義謹具狀申知
府龍圖運使學士運判大博提刑郎中

啟

謝薦舉啟

官無異最恩出誤知索實於中寄顏何地蓋間得士若
賞君子本乎至誠事君以人上臣存夫大節言其理勢
則親讎不間考以分義則貴賤相須然而性品之偏未
嘗無蔽才資之義安可求全必恕已以窮微務擇能而
適用韋弦因緩急之利規矩從方圓之宜寧可棄千金
無俾衆心之失不輕一介庶幾乎羣智之求故甄揚之
道甚寬而疏懦之人有立伏念陶寒鄉寡與樸學粗堅

操修務合於大方策發願於素業也以治身而議乃戶
庭自處之常以任職而言無毫髮可褒之效居常懷倖
位之恥何當卜當塗之知伏遇某官博愛推仁大公為
治待之以薄書之外納之於名教之中特爾採收欲其
磨厲此明公育才之意不責以近切則賊子報德之誠
亦期與他日自明以義岡食斯言

謝薦舉啟

官無善狀事出誤知索實於中寄顏何地竊謂朝家揭

三銓之制較羣史之財責在薦論因而甄陟科條詳密
統要謹嚴郡邑之差各限員於衆寡賢愚之際皆同義
於臧休然以一歲而言計其四海之大擇能顯舉者不
啻千載第課引對者不慮百人歷驗前朝推之今日豈
非有與進之道則多士得以憑藉有至公之義則名卿
受以抑揚可潔其流而不可窒其源乃重其體而不可
易其用夫何物理寢薄人謀少敦苟奔援致之塗肯顧
持循之操各矜巧行多飾偽端或姦回其心迹希遽史

之直或貪冒乃欲口誦夷齊之廉或抗戾以謀知或將
迎而幸進故朝稱良史暮陷匪彛少享令名長違寸
節薦之不慎玷者實繁嚮嗟紛縟之風重革選求之弊
特頒明詔申諭庶士戒以自陳責夫至當其難亦甚所
採踰常直得偉人以快輿論如陶者稟所不慧嚮學粗
堅既得祿以代耕愈愛身而有待所先行已未可自明
其次及親居常有得幸而進超屬部寢沐清庶子舍親
賢每襲芝蘭之益賓除請覲屢聞藥石之談固未嘗輒

吐一辭仰睇獎遇妄修尺牘僭上品題誠以處躬不祚
則無患莫知冒恥以進則頗均市道且審知於寒懦宜
引避於豪英何愧此心惟安其分伏惟某官厚忠義之
蘊持權衡之平恢令德以澤生均愛心而接物明於察
隱昭若戶庭凡所留忱傳如羽翼謂犯難沽術者難亮
其往謂循默愬愿者可要以終無間短材遽飛陟狀竊
謂磨一鈍可以得貴器拔一賤可以來智人高賢之懷
茲有所激愚者之慮敢忘其歸陶謹當究從之以大方

易治身之素守炎涼忽易性所不能名教可遵已將焉
往倘力行而寡過亦論報之一端舍此以還非敢語及

答諸官謝薦舉啟

比聞治罪輒露奏封蓋為公朝之薦才敢言私室之專
惠遽煩厚眷特貺珍題仰荷謙光徒增感忤

謝登制科啟

聖問該明深究一時之弊芻言猥略愧非三道之才服
寵過優寄顏良厚夫取人之術惟名實之辨不欺則可

要以終行已之方惟義利之分不惑則能伸其志嘗觀
制舉之開設莫盛本朝之選掄公卿間出而廣有濟時
之功豪俊繼起而屢聞康國之論高風懋矣故事存焉
以科試論謂之名而實乃詢於闕失以進取待之亦謂
之利而義難苟於設從雖隆薄之在人亦輕重之由已
如陶者寒鄉寡與樸學粗堅強為文辭而氣格不高好
窮事變而事畧無取徒謂前良之可慕又思聖主之難
逢輒不自量庶幾少立幸被德音之召俾從國士之游

咸造廣延仰承清閒方朝家大有為之日惟萬物更新而詢于芻蕘非天下不敢言之時故一夫進說而寬其罪戾況夫自漢而下有唐以來賢良為舉者凡幾人得失最明者惟二子以谷永之附託而轉攻世主之過咎則今之愚者所不能以劉蕡之量切而卒為有司之案遺則古之賢者或不幸殊自慚謝陋亦預甄收此蓋以其官講求治體而務在得人崇倡化風而樂於進善權衡之平也不私高下於彼物鈞軸之運也不繫剛柔於我心

是致孤生偶塵高選昔也謀道素聞取舍之大方今也
丁辰益勵始終之常節倘力行而寡過亦論報之一端
過此以還非敢語及

賀宰執啟

伏審中宸疇庸外延申命爰咨舊德入正冢司一發寵
章交流善政竊以明王席盈成之勢所急任人大儒懷
康濟之才乃能致治聖賢胥會海宇均歡恭惟某官體
合道原用該皇極敷為遠業茂對昌辰以經緯之文發

揮三代之風以疏通之智酬酢萬事之變如君陳之孝
友務適厥居山甫之將明不遷其守也盛矣垂裳之善
繼著哉袞繡之來歸股肱良而庶事康允為社稷之鎮
陰陽理而四時順茲見天人之符凡屬羣率依洪之化
陶幸分符竹獲守近邦鈴閣深嚴阻間名于將命台躔
炳煥徒延頸于平階臨咏之誠敷宣罔既

賀成都趙大資啟

伏審誕告外廷再煩舊德進徽名於秘殿倚重鎮於遐

方凡出綏懷舉增歡頌竊以天下之勢如腹心手足之交扶劍南之權實屏翰蕃宣之最盛蓋富彊者縣官之所仰給而險固者中夏之所防虞昔之國步天夷則二偽乘時而苟處間者王澤或壅則三盜觀釁而輒奔騷聖朝遠馭之心盡累世深思之要有恩以結其情也故文法之體大槩歸諸簡易有威以神其用也故牧伯之任一切付以權宜習慣百年靖康三蜀物情自遂帝力何知幸會熙辰始更洪化雖朝廷之盛舉方改弦易柱

以圖寧而風俗之未諳或傾耳側目而駭政伍保固之遺法也行之所以息寇盜而連薨多懼於網羅租庸唐之定賦也復之所以抑兼并而下戶反嗟於朘削患浮費之不會而裁以憲度則父老謂絕其嗜好與大法之有宗而戒其權斷則姦暴竊窺而倡獫此四者之異論乃一方之切憂宜得鉅公以寧舊俗恭惟某官至誠自任大節不欺體魏相之方嚴濟鄴侯之清淨言其更踐由臺閣而至廟堂考以猷為該本原而盡變之故惟方

面密若家庭因宜施務則益適中和以俗教安則安由
仁義譬如陽春之令一動而品彙蘇百樂之音一御而
淳氣浹必復頃年之治體載揚今日之歡聲陶早以疎
凡誤煩敦獎預里人之胥慶同郡吏之知歸

謝轉官啟

銓臺第課宸扆均休擢自選曹置諸文省撫躬踰分祇
命若驚竊以古者仕官舉求實效昔之受位蓋恥虛名
惟史局之舊員亦儒林之清選魏晉而下隋唐以還偉

人迭居大雅交勝圖書東觀之直元本承明之庭綴集
多聞補完缺典撰名臣傳每取信於當時有良史才頗
見稱於後世風徽既遠職業寢殊雖隸籍放秘文第服
勞于外事韞猶虎豹有慊於中體若柚榛徒華其外况
國家天綱清乂世路寬通詠思皇之詩實生多士調經
入之費足食萬官然而事失於循仍弊成於積久雜流
乘奔潰之勢正塗有紛紜之幾持議者患吏冗之未澄
務艱其採擇干祿者喜時平之難得益競於進趨其求

之矣自處已輕其待之矣亦從而薄以至錄勞而改秩
猥多立式以求全既詳其保任之科又嚴以資考之格
旁窺罅漏密較銚銖歲月以須僅同廢去毫釐或誤輕
以罷聞苟天幸而有成豈地寒之可望如陶者稟靈不
慧嚮學粗堅憑翰墨之空言竊斗筭之微祿夤緣冗調
微覲序升逢堯舜之昌明敢忘希進誦周秦之貴賤亦
已厚顏非有力成胡然虛授此蓋某官厚樂育之蘊輔
泰通之時恢令德以澤生均愛心而遂物颺然若傳之

羽翼指秋漢以遐飛沛然若假之舟航臨長淵而獲濟
乘以雲霄之勢脫其塵坭之蹤頂踵甚明邱山何補嚮
之探道已知行已之大方今也丁辰惟勵終身之素守
庶幾異日無忝隆知

荅周考功賀轉官啟

比以年勞偶遷祿級小材累日練覆無聞寵命自天叨
塵可愧寸進雖朝廷之格力成皆噓借之功此蓋某官
樂善以誠愛人由義厚鄉曲之契常借品題從搢紳之

游陰為援助誤令歲滿以可階升占謝後時愧區區之
聞禮致勤垂教聞侃侃之令言仰識庥光伏增銘佩

淨德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淨德集卷十二

宋 呂陶 撰

啟

賀宰執正旦啟

辰會孟陬茲得四時之正歲推上月蓋惟萬物之原恭
惟某官器宅天精德參坤載運太寧之化和若鈞鎔固
累盛之圖壽如箕翼適厥人正之序諒同邦社之休宸

被洪私舉增善頌謹官聯而有繫慶台袞以無從

賀蘇內翰啓

伏審光膺制命進直禁林蓋朝廷以斯文為難必咨問
傑而天下知共議所屬共激歡心恭惟某官道造本元
才周貫變語默繫時之休戚出處為國之重輕密告嘉
猷務引君而當道總司大計期節用以裕民遠業寢施
貴名增重深被中宸之遇延登內相之崇惟仁經義緯
之成文庶幾同於三代況前兄後弟之接武盛事萃於

一門將倚全謨共敷元化某遠從吏役恭聽恩俞趨慶
莫緣瞻風載抃

荅知梓州杜學士啟

比叨寄任外總輸將方馳駟以及疆願嚮風而致問恭
惟某官處躬於道飾吏以文綴從書殿之游付以藩雄
之治朞年報政茲有纘庸一節還朝佇躋禁直某遠方
雅眷垂貺珍題即拜祇承併增感忭

荅新知梓州周考功啟

伏惟杞車臨部頒政諭民治體一新物情交并恭惟某
官躬處於道應務以才蘊如圭璧之純發若蓍龜之決
寢涉遠業久涉要塗入省為郎議惜馮唐之老還家開
府歌傳叔度之來即慶僉俞遂躋華近某叨從晚淮適
會歸心入境觀風仰仁聲之遠布發函愛教慚禮好之
相先良極感銘豈勝敘述

荅知廣安家朝請啟

忝將使事掄聽治聲寒賈琮之帷足以成政戲老萊之

服切於養親緣愛日之純心抑登雲之高步眷求有待
褒召可期譬夫上帝之圭安假人工而後保清廟之瑟
不須衆和而流音深慙小言仰累純德遽辱歲修之貺
過存禮好之隆佩服至誠叙揚奚悉

謝兩府啟

自梓易淮引方車而就道由楚得蜀遽委轡以涖官釋
萬里奔走之勞享一旦里閭之便清朝信道特重遠民
使者觀風許臨故國以可否利害知之有素故廉按職

任付而不疑廩祿所需僅周貧屬松楸在望尤慰永懷
事非近比之常力本誤知之及此蓋伏遇某官橐籥萬
類權衡百工故曲從私欲之所安乃可責公家之後效
某謹當清任事情刻已致忠莫敢或違冀少行其素業
每懷靡及庶無負於斯人倘吏最之有聞則化鈞之可
報

賀許右丞啟

伏審法宸疇庸天臺入輔伏惟清慰竊惟分六卿之職

蓋推演於道原峻二轄之權賴總特於事統遠存周家
之高躋進見唐室之宏模稽古建官至矣先朝之法度
任人共政偉乎盛際之典刑恭惟某官抱道覺民任誠
孚物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發仁經義緯而成文步朝庭
之要塗任天下之大務兩為京兆再直禁林議其更踐
之深惟先舊德倚以弼諧之用幾若後時一發寵章交
流歡頌昔魏鄭公以平直稱職章弘景以鯁亮知名惟
時鉅公豈持前哲仰聖賢之相與信宗社之無彊某屬

綰漕符阻趨賓席卑情無任瞻咏欣躍之至

賀新知成都李寶文啓

伏審職近清廂任隆全蜀公朝遴簡僉謂難能舊俗交
歡前知受惠恭惟某官至誠格物令德宜民凡踐涉於
要塗皆發施於遠業西州使指深養治源北到師臺允
崇國體特重憑熊之寄再煩叱馭之行視封域之中密
如庭戶澤蒼黔之衆均若子孫行報庸公延登近比某
風叨知獎載并寵章官守奔馳難逐兒童之候迓鄰光

焜耀樂聞父老之謳歌欣詠實勤叙揚奚極

謝成都知府李寶文啟

誤被詔除就遷漕事莫副朝廷之寄任徒為鄉曲之便
安竊自省循率從援致此則某官愛人由義樂善以誠
顧盼未塗矜憐拙宦常假游談之助因為仕進之階况
復鄉邦久依德宇澄清行部每推明恕之心偃息于藩
已報中和之政幸而晚輩仰止下風匪惟日奉於教言
抑亦動遵於使範願言感抃奚既叙揚

答知州李守啟

伏審詔除適遠政體更新雖屈高才實賴輿頌恭惟某
官處躬于義飭吏以文言其踐歷之深衆推久次考以
猷為之素率有嘉聲尚煩叱馭之行聊重憑熊之寄夷
塗未駕每懷驥櫪之嗟瑞副將朝安復鷄籠之戀即聞
褒召歸序高華某謬綰使符密依容庑捧玉音而載并
瞻德宇以增勞欣詠之思深切于是

答慶帥賀右史啟

叨被詔音誤堦柱史名非實稱幸與愧并伏念某學嘗誦
經仕欲行已涉道至淺彊文不高歲月馳邁于憂患之
塗志氣耗凋于塵滓之域青緇黃卷雖素業之未忘文
石赤墀宣寒鄉之可到胡然冒據率有黃緣此蓋某
官恕以愛人公于引類謂其有一日之雅常借品題知
其無萬乘之容陰為裨助乘容以進省已甚明力若舟
航已拜嘉于德宇音如金玉又承教于風郵徒極置藏
曷窮敘述

賀太原帥啟

四國于蕃邦家所以示彊幹弱枝之勢一麾出守州部
所以致承流宣化之勞其振舉如裘領之從其委使若臂
指之應況論道經邦之舊德居秉旄杖鉞之達尊克壯
其猷增重兩山之氣象所服者衆特高二鄙之威名岱
宗之澤不出於一朝洪河之潤自及于千里顧惟陋邑
授屬提封常引領於門庭敢薦名於竿牘恭惟某官道
光羣辟德被斯民藉裴令之論兵輟于樞軸仰鄭公之

開幕遙返朝廷介圭聞入覲之期繡袞有來歸之詠復
資遠業永翊昌圖某叨假郡章獲依帥節弘綱具舉願
遵條目之常柔轡以驅庶盡疲駑之力前瞻臺席增抃
予心

答新知遂州馮朝請啟

伏審以親自列得郡為榮士論推高民謠胥慶恭惟某
官安行於義晦養其才服毳冕以平刑有光使指戲綵
衣而致養實便州麾匪惟承不匱之歡抑以溥如膏之

澤某叨從晚泣適會晝歸握手升堂將襲芝蘭之異發函
愛教遠聞金玉之音卽俟披承併伸感抃

回新及第先輩啟

伏審發策中程疏恩唱第副士林之博議聳鄉社之樂
觀竊以經術取人重本原于數路文章適用逢亨會於
一時推之風俗則朝廷由道德以混同言之路什則君
子安義命以登進所求不苟其得尤難恭惟新恩先輩
問學該深操修純潔登英華而飭揭己坊表以憲時力

少德多非特效儒流之博實先名後實宜然致人爵之
隆自此顯塗期於異日偶緣晚涖適會晝歸負弩相迎遐
想古風之如在使郵垂貺遽煩禮好之過隆

回印州知郡陳大夫啟

比者祇命易麾深慙異數及茲受代愧繼前良空傳父
老之謠難奉子孫之契重加禮意曲示賡修拜惠何堪
瞻風愈切永以為好言莫能勝

謝梓州路提舉常平薛寺丞啟

起於謫放賁以寵光還書殿之美名領潼川之優寄適
父老之願愧無所以承宣事大夫之賢將有依於庇賴
恭惟某官文而飭治政必養源襲訓範於樞庭振猷為
於使部淵澄流潔餘波有以載霑網舉網疎衆目從而
不紊况有雲霄之清議其惟堂構之高才即序禁塗益
數遠業息肩故里引領下風行遂參承併伸感忭

答簡州知郡楊朝請啟

比者起於發放賁以寵光得郡還家難稱邦人之俟望

勝賤賤好過煩才哲之撫存觀禮意之勤隆異世途之
流薄第增感服奚極敘暢

賀簡州知郡楊朝請啟

伏審攷績推先頒恩示勸陟郎曹之前列沸郡境之歡
聲恭惟某官茂器承家遠材適治要塗更踐惟嫻循吏
之風華步超遷元被盛朝之寵行期異日自陟邇聯

謝諸公賀致仕啟

齒髮衰殘義當避退名勲煥赫恩許歸休於君臣之際

幸而有終于朋友之功宜為無助此蓋某官至誠嗟恤
雅度并包知其勉強不前未嘗深責使之安完而去可
樂餘生重委賤修曲存軫念且引年謝事庶幾免賢者
之誚義所宜然而杜門養疾聊以待終焉之期禮無足
賀褒嘉所及愧懼莫勝方羸疹之纏綿想門庭之阻邈
欣聞所教書不盡言

回成都監司啟

隆恩遣使朝廷委憲度之成清轡戒塗郡邑仰光華之

遠式欽茂業良朴下惊風覲風微嘗親誨語方幸退藏
於里巷未由趨集於賓除嚮望實勤啟揚奚悉

代賀范相公啟

器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梁之器及參大
政蔚為社稷之才果振家聲遂當國相昔韋平嗣興於
西漢袁楊繼起于東京張公錫延賞之名陸氏取象先
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朝然猶前史以為美談當世謂
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遇太平之運四時膺爰立之求以

今言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仍嘗頌威容念班謁以無
由第承風而竊抃

賀新知成都胡資政啟

伏審法宸疇庸制函申命易宛邱之巨鎮領全蜀之
要權一發寵章交流歡頌恭惟某官至誠自既大節不
欺以道德文章為經國之遠猷以法度紀綱為致君之
先務四鄰作輔獨高治世之典刑九命出藩尤重遠方
之形勢即聞溫綽復秉洪鈞某早候下風宿聞餘教仰

朝位之圖任竊幸依仁知鄉黨之蒙休敢先致慶願言
欣詠奚極敘揚

答家朝請謝轉官啟

伏審天官考績法展霈恩循格有常遷官示寵恭惟某
官內崇德本旁貫治源賢業周施宜坦雲霄之步祿階
敘進榮酬日月之勞仰承君命之光華聊助親幃之喜
樂遽煩隆禮特貺珍題感抃交深布宣奚極

淨德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淨德集卷十三

宋 呂陶 撰

序

鹿鳴燕詩序

自三代之衰法制散亡禮文殘闕後世考求於策牘之間倣而用焉其幸存而僅似者蓋無幾也周之時鄉吏教民於所治至三年大比則鄉老與士大夫興舉賢能

飲酒以賓之於是歌小雅合二南以申其尊寵喜樂之意井田既廢校序不講待士以科試取士以文章雖因宜施務倡變治體推迹源派亦甚異於古矣洎唐開元中百憲具葺文化寢隆乃詔州郡以貢士日行鄉飲用少牢當時謂之中禮則今之鹿鳴燕者又從而繁飾之也然猶取講道修德之歌以為美名言嘉賓之可則儆是故飲食宴樂且將厚意庶幾得盡心焉竊詳味其遺風餘範亦有以見前古之髣髴雖加繁飭愈於闕而不

復見者得非幸存而僅似歟成都素號多士比比嚮學
親逢熙明率以治經求舉今年秋既試於有司而薦之
禮部也府帥蔡公約用舊章敦勵良俗致禮以燕之時
翰林范公得謝而歸適居右席實為古之鄉老公與范
公洎集賢俞公中祕段公各為詩以美之如方圭圓璧
光焰相燭知與不知皆視以為寶儒林盛遇超邁平昔
士大夫賡而獻者凡若干篇信盛矣夫某竊維朝廷念
蜀之深慎簡才傑付畀事任故取人待物之道皆由懇

誠務盡體要雖古之君子長育人材樂與賢共勸駕明德虛席多聞諒不能過也諸君方志經術豈特務論說尚名第為哉惟好學可以任道惟慎行可以成俗此諸公之所以有望於諸君也某既賦詩求附于後又因而述其然惟諸君勉之無怠熙寧乙卯九月朔日

鹿鳴燕詩序

成都諸進士既中有司之式度則藩侯為之設燕賦詩寵行相與屬和摹刻而傳循仍久之號曰故事今年秋

府帥劉公謂舊禮之不可廢也既燕之遂以詩贈之且述前人題柱奪標之事而勸勵焉蓋好賢樂善之心發于詠歌則教存其間也自天章李公洎僚屬賓從及其諸生相繼而賦凡若干篇士林誇尚光輝一時昔王起三領貢籍周墀作詩以賀起亦答之時一榜進士盧肇而下二十二人盡能賡唱後世好事者撫其本末紀為美談有以知朝廷文化之盛多士逢辰之榮想味餘風良可愛慕然則鹿鳴唱和之傳也亦可以見西州學俗

之美而禮文之有足觀者

陳傳正退居類藁序

予嘗誌中表陳公傳正之墓而銘焉其行其學其政事
槩可見矣後十二年謫居衡陽遇公之子綬始得公漢
南退居類藁二十卷讀之信乎誌銘之不妄與也夫君
子之學始於治性修身而終于事業豈特規規於辭采
章句而謂之文乎積於中乃發於外蘊其實乃形於言
表裏之相符本末之相濟而後能也譬夫輝山之玉不

責功於琢刻撫之則溫潤擊之則清越躍冶之金不資
巧於鍛鍊舉之則堅重扣之則鏗鉤皆本其所有而見
焉公忠於君孝於親信於朋友仁於物故其文之典厚
詳正出於天質之自然乃仲尼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慶歷二年仁宗皇帝試進士置在乙等上覽卷嘉美謂
曰辭理優贍遂擢甲科抑亦士林之宗仰清議之敬服
其可欺乎公初名東琪後改曰習字傳正云

送唐子方序

治亂之源出於任人而賢不肖進退繫天下之幸不幸
世主安得不慎取舍哉蓋天下之事有本末有重輕賢
者志於遠而不肖者苟於近此所以任人之得失為斯
民之治亂也漢孝武承文景恭儉之餘中外豐實奮然
欲鞭笞四夷竭數十年滋衍之財繼以鹽鐵舟車之入
調用於邊猶不能贍乃至桑弘羊領大農而盡秋毫之
利然戶口減耗邦本搖矣雖悔且哀痛無及也唐憲宗
力平寇孽以兵費為先務而異縛聚斂媚上乃執大政

雖裴度崔羣諫輒不聽用上下羣情為之震駭而元和
治體亦浸衰矣吾朝舉海域之廣利源貨法一制於上
富厚之積跨擬前古然而兵過百萬日有常養二陞嚮
順歲有常賜三載裡賚萬官冗祿尚方之用時或不曾
平居量入而出僅無餘焉自康定用師以四海備一萬
而天下之力不復全盛比者數年大變繼起優錫之具
多貸於民歉饑相仍十室九空而朝廷經費不可一日
少損嗚呼用度如此其急也生民如此其勞也則天下

利柄誰可屬任即上嗣位之九月親勵聽斷遠猷庶政
究索講舉元臣舊德簡擢信任念公之賢不當久於外
乃詔以歸而付之大計天下於是知上之願治而任人
得其道也惟公忠純貞亮以仁義禮樂賁飾諸外歷輔
三聖無後先游說之助惟直道自致惟大節自處湛然
有皐安元元之志承命而往豈非天下之幸歟荀卿書
雖雜言王霸至于論足國之道則曰節用以禮裕民以
政人曰儒術誠行則天下泰而富夫上所以任公者本

節用裕民之道矣公所以報上者施儒術而躋富壽也
推而措之揆席以翊成大化則良史必書其詳此姑述
公之行爾

送并帥陳公還闕序

兵者天下之難事也用之難不若養之難養之難不若
御之尤難用兵而失道則威沮於外不可以勝敵養兵
而無制則生民之害日益增長於內久而不革禍敗隨
之御兵而非其道則內外之釁乘間以發速若反掌故

用之難不若養與御之難今之兵習常於治安而不用
將用之固難惟其養而有制御而有道則庶幾可適於
用而不甚患其難也屯田置府之法不可少倣前世而
聚豪悍不逞之徒無慮百萬溫衣飽食仰給縣官賦斂
過乎什一公利不遺毫末而廩帑無數歲之積耗於兵
者十常四五夫耕而殍溝塗婦織而寒無以自覆家苦
於轉輸戶勞於饋餉斯民之力有時而竭養兵之制宜
爾耶無名不功之賜數下不能厭滿其意而能開誘其

貪平居搖搖焉惟恩養是望不幸有非常之事則聚而
議賞嘉祐之末見之而可為太息也有偷生之色無敢
死之氣知可愛之政不知可畏之令上下恬然曾莫是
恤或匹夫之勇或數級之多不詰其忠義智謀何若遽
假以美官重職而措之要地其甚者以捍邊又其甚者
以副一道之經制夫小人之情好推其類而歸心焉有
唐方鎮之變鮮不由此御兵之道宜爾耶恭惟圖任元
臣總握樞柄賴其深謀奧畧以禦遏四海險暴之萌而

立成富彊不拔之勢偉乎盛哉惟公忠純貞亮卓然當世出處中外率本大節無好名懼謗之意不為苟簡自安之策早夜孜孜為朝廷畫宏遠無窮之計豈非信道篤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歟上嗣位之二年念公之賢不當久於外乃詔以歸將付之鉅任所以塞天下之望而仰成重德也夫如是則畢天下之事不足為了也功名不足為有無也惟大君子盡所以致身行己之道無負而後已也向之所謂難者俄而易也四夷可懷也生

民可福也萬世之利可享也昔漢宣帝厲精求治鍊犀
臣核名實而魏相總領衆職頗稱其意上下相安莫敢
苟且又嘗陳五兵之要諫擊匈奴右地言行計從有三
世稱藩之效唐憲宗憤國勢之陵蕩奮英武削亂階而
裴度抗志大策以靖盤結之祲姦臣兇將蓄銳喪氣憚
其威後二十年間王室繫之輕重以古揆今而觀聖賢
之會則公之勲誼德業豈特偕漢唐名臣而已國有良
史必能書其詳

送田密學元均還闕詩序

某儒衣非好佞者耳目公之仁治久矣會公以王命歸
涖宰府鄉之稚耆皆嗟咨涕洟戀念公德業顯異發於
謳歌喧喧載塗然能謠而不能文其何以達九重播四
方傳千萬祀乎取次第其言為古詩一章贈公之行庶
幾中和之政流聞于無窮爾

送曾子山序

待士之薄補吏之輕今天下之公患也採以章句之學

秩以斗升之祿合賢不肖而一焉以日月為勞而位焉
幸雖小人能苟容媿合則進而得騁不幸雖君子有毫
毛之缺則見廢於世故世而居小官者舉皆以簿書期
會冗末勞賤之役為任其施為思索一不敢外繩墨甚
者至於俯仰步趨亦習其柔瘁寒弱之態辦於是謂之
材安於是謂之分舍是以為好高取異往往乘而蹈禍
以躡其終身君子處之而顧其勢之如此也雖有偉特
閎遠之心必養之以蒙納之以蓄庶乎有待焉爾非敢

苟於時也臨川曾子山識明氣勁以名節自礪一命為尉銅梁而處已慮事外雖混混於流俗中則瑩然以清每語及當世利害必感慨引論有愛君援民之意豈非所謂有待者耶夫行植於初必裕於終誠發於言必著於事予乃知子山將有立於今也

記

利州修城記

皇祐四年冬蠻寇嶺表犯諸郡惟廣州城堅可守攻之

五旬不陷自是搢紳大夫言於朝謂蜀久治安武備稍廢城當城不當遂廢不議詔俾治之此繕修之大槩利據蜀之四達古號控扼地既喉而藩其勢孰禦將臣之出守者綰有兵制統治邊疆朝廷建置之意遠矣城北弗顧焉能率職况天子明詔存焉郡守太原王侯勤勞民務率有矩矱奉詔祇飭乃謀于城尋其廣凡千有五

百會其入總千有三萬欲賦於民則地瘠財窘雖豐年猶有艱食重困以勞肌將不膏欲給於兵則給役無幾

但緩歲月未克以究乃請於漕刑二府仰其資給而成之咸以為天下之事一也協議而濟孰謂損權顧已而處孰謂知變矧為之城非私一郡豈宜坐視州郡之闕而恬愉其心於是集他州羨卒千人致廩粟數千斛以周其事郡守王侯日至城所以勞以食衆罔不勉起甲午仲冬至乙未夏四月而新城成觀夫墉壘屹立山河憑輔以控則壯以居則完乃襟帶之利也城之為效可述矣然天下久安雖三王之政必有敝不救不革元元

疇依則利固有大于城害固有大于不城必曰警而後慮非慮之原也推此及彼功業烏可涯哉

利州重建永安廟記

利城東北隅有隙地廣袤數十步廟貌棟宇圯不復見歲之春秋郡遣官祭其神至則設俎豆榛棘間行獻禮訖事棄而去考諸圖志廟以永安目之索其創建之本未不得而悉然詳觀稱謂撫禮經命祀之說揆前世所以神夫豈非法足以濟時功足以保國捍災禦患貽斯

民之利者歟又豈非邱陵川谷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資萬物之生者歟抑良吏嘉政有以入人之心沒而不能忘者歟不然孰能傳廟祀歷千百年雖血食幾廢而美名尚存耶嘉祐二年冬十月郡守張侯遵按祀典追懷神烈嚴其像而屋之於是明靈以安薦獻以位歲時致報不黷而肅客有過而嘆曰民荷神之休以生神於民有功也太守司民甘苦務寧其生故推本於神而奉以禮具以永民之休太守於民無愧也神享太守之報何

愧矣十二月五日

重修成都西樓記

原註代
呂公弼

嘉祐六年夏四月予自延安就領成都節制至則考求風俗之敝及其所便安乃知蜀人循柔思義易以誠感治得其道皆能樂生於是平心而思律已而動事罔鉅細務中適宜庶幾宣布皇澤使之泳游則亦無愧既而普淖大熟新陳相仍物遂平價昔之飢者有腴其膚向之寒者或溫其軀野農晝嬉廛叟夜娛皞皞然不知其

從來若處於唐虞豈非堯仁舜明覆被幽遠庶黎蒙福
之效歟夫然奉詔令導德惠因其安生而與之共樂者
亦牧守之事也府署西樓創建遠矣據藩翰之峻勢宅
林園之勝地登臨濶視可以極山川之秀景燕閒高會
可以快風月之清意歲之方春物狀尤異紅葩鮮妍臺
榭交輝綠樹茂密亭宇爭蔭吾民來游醉于樓下實一
方之偉觀四時之絕賞也惜乎基級傾圯梁拱腐桷遽
一風雨慮至剝覆此而不葺殆非起舊起廢悅民便俗

之理然議者重於興作欲改豎廳舍予以為斯樓之建
亦西州故事一日乘毀輒易民其謂何乃辨材鳩功因
而新之不賦於民不耗於公未踰月而事具觀夫巍構
山立重樞翬飛上虛下廣內顯外壯穹隆奐麗疑若天
設既落成之酌而謂同僚曰昔齊宣梁惠有囿囿臺沼
之勝不與民共孟子譏之會今承平遠方無他憂斯人
熙熙知樂生之趣予幸守土不拂其欲則是役也庶不
為孟子所譏耳因筆為記云

集真觀記

道術興吾儒並驅爭騖于中國歷千百年源深流長津
際漫渺徒類益滋氣勢益壯自國都郡邑至鄉閭黨巷
之聚率置廟貌以虔祀事學六經者謂其戾去吾教有
駁去掃蕩之志為言與力舉能勇也若乃信嚮堅慤崇
奉切至則反愧彼焉走郡城而南瀕江流而東田壤內
平而積腴園林競秀而交蔭遺基舊棘屹然其間者集
真老子祠也唐天寶中以金星玉芝之祥始命創建榜

曰真符宋朝祥符六年又賜今額前府尹宋公俾青城
山道士黃方中居之府民旬希廣多出緡錢以繕緝乃
崇門屋乃翼廡序乃嚴神位乃闢壇宇惡儉鄙侈得虛
寂清淨之勝焉夫天寶距治平踰三百年治亂不常兵
戈間作民廬官舍多若陵谷之變獨此仙祠雖圯不壞
後有居者自能完治惟仲尼之德覆被四海義均社稷
血食無愧自天子達於庶人咸有北面尊事之禮著在
祀典大不可忽而州邑之廟傾敗不屋十常二三慶厯

中詔天下興學多士靡然向風識絃誦之地未幾議者
舛駢學校又廢豈吾儒信嚮崇奉其道不若彼徒之堅
慤切至耶抑禍福之理近則易諭仁義之功遠而難知
也記集真者得而詳之治平元年二月二日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淨德集卷十四至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_臣馬履泰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舉人_臣章維桓

校對官檢討_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_臣李普

欽定四庫全書

淨德集卷十四

宋 呂陶 撰

記

巡撫謝公畫像記

真宗景德三年夏四月西南方有大星占者謂應在蜀
分上惻然動心以為蜀去朝廷遠民之疾苦尤難知天
有異象可畏不可忍其擇廷臣之賢而通世務者往綏

元元於是公以屯田員外郎巡撫利益又詔同九河張公詠議鼓鑄利害乃攷鐵價制錢幣重輕適均物估用平衆甚便之時方寇亂之餘百弊滋起土俗凋困惟九河公洎公相與謀議作為憲令安全紓息極盡統要俾其世世子孫恃之以生故張公之治蜀為天下最實公有以助之也既而舉部吏數十執政以多為疑公請連坐冀其必用自爾奉使舉吏皆連坐而公之舉者大半有立於時矣成都舊風凡奉使來者繪像天慶之仙遊

閣公之後六十有四年其孫司封郎中景初師厚以按
刑之命至故亦繪公之像於壁所以推崇先德而永蜀
人之瞻也恭惟真宗皇帝承天下熙盛之極思隆澤厚
及民骨髓跂行喙息罔不欣戴然而星變一出則恐懼
警戒以蜀為憂分命良臣審究時病豈非奉天愛民之
心乎惟公純誠大畧深體上意施設有原期底靜安豈
非推已濟物之義乎夫奉天愛民聖君之令德推已濟
物賢臣之能事王道之起莫先於此而君臣兩得惠加

遠方固可以著示後世率為大範也公諱濤字濟之為
太子賓客陳留伯薨以子絳知制誥贈禮部尚書若乃
出處之本末勲烈之始終則范文正公之碑歐陽公之
誌尹師魯之行狀悉得而載此特治蜀之一端爾師厚
儒者知治體風槩落落有拔世之意時方改作以福斯
民而或忘義利之辨師厚累疏列其不可無愧於祖構
云熙寧四年五月二十日

府學經史閣落成記

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蓋自周道衰微鄉校毀廢歷秦之暴至漢景武間典章風化稍稍復興時文翁為蜀郡守起學於市減少府用度以遺博士遣諸生受業京師招子弟為除更由且以補吏或與之行縣民用嚮勸幾比齊魯自爾郡國皆立學實文翁倡之所謂石室者存焉至東漢之季四海板蕩兵火相仍災及校舍絃誦寂絕儒俗不振興平中郡將陳留高暉

修舊補廢作為廟堂模制閣偉名號一新所謂禮殿者見焉及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劔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刻於石以資學者吾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始漢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餘年崩離變革理勢不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非夸說也攷實以議也惟經史閣之成基勢崇大棟宇雄奧下視衆屋匪隘即

陋聚書萬卷寶藏其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十百年而不
可輒廢者乎龍岡閣直學士濮陽吳公因其成也會僚
佐與蜀之士大夫及其講師弟子凡若干人飲酒以落
之德風洋洋頌聲愉愉布宣於一方有若闕里弟子集
雩壇之下詠歌先王道德而歸諸聖門又若魯侯至泮
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旗和鸞而樂見之視其顏色笑語
而有感恩向化之意嗚呼其盛矣夫公純誠好善治有
本末所至以勸學為先見一士可以語道誘進之常若

不及乃詩人所謂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者也某於是推明公義而言焉夫治性修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畧本之仁義其文莫賅於經見古之人注措發施正邪粹馭與其生民幸不幸其迹莫著於史世之學者不矜誦數而率履其言不競多聞而慎擇其是則為有得亦庶幾善學歟初閣之營建皆幕府太常博士王君霽為之謀君修潔有文嘗典吳興郡學挈其規範來遺諸生匪獨施諸閣也時熙寧四年十二月一日

成都新建備武堂記

安危治亂之變豈不難言哉人之情狃常習故舍先幾
取後患蓋亦多矣今朝廷所謂外憂者無如西北故秦
晉趙魏皆宿勁兵為之用治軍抗武於政最先而天下
之勢亦以為最重夫重輕者天下之異勢安危治亂所
從出易而無備則變逆之資也漢之哀冀州之兵起唐
之季桂林之戍叛禍結不解乃底滅亡前轍往鑒足以
懲警議者知三路之為重而不知蜀之不可為輕豈善

計乎夫蜀之四隅縣亘數十里土衍物阜貨貨以蕃財
利貢賦率四海三之一縣官指為外府北倚劍閣險絕
天下東連獐獠蟠聚深固西南皆蠻詔自古獷彊唐天
寶後嘗與吐蕃并力以二十萬衆三道入寇又嘗止成
都西郭大掠華人數萬而南方其王政衰圯則姦豪憑
險自安或七八十載不以賦稅歸中國吾朝混平寰宇
思柔威禦咸有深意淳化之際吏暴於上澤壅不汎經
制燼矣民心懷危盜乘而作起甲午距庚子七年三亂

狂夫一呼羣應如響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縣嚮風輒靡何啻卷席之易戴白父老往往猶言其狀聞者為之寒心然則戎防軍政敢一日廢耶龍圖濮陽吳公之開府也馭兵如民條教詳白凡居處飲食之具與其役任之勞逸先治以宜用壹厥心乃度府門之右作備武堂所以講師律而訓戎伍也日練月習率有定令數視屢閱饗勞繼之金鳴鼓奏士倍其勇萬衆旁睨震動耳目實鎮守之重務氓俗之深利也昔晉武既平吳欲去州

郡兵以衛治安雖山濤盧欽力陳大本以為非是亦莫能用及永寧之後寇難交起則郡國無備不能制唐穆宗初兩河既定蕭俛段文昌謂武不可黷乃議銷兵及燕趙之亂始募市人以戰復喪河朔斯皆固不知變撥去根本苟近效忘遠圖安能成天下之務哉蜀無事七十有三年議者恬然不怪民尚嬉樂惡聞干戈公一旦遠思長慮而及於此不獨為蜀之計乃為朝廷計也始民惡兵異公之為懦夫曲士從而騰說逮其久也則曰

吾將賴之以安而說者亦愧悔不敢議易之萃君子以
除戎器戒不虞兵法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待其公
之意歟且魯有治戎之備足為世法孔子序錄附於王
言春秋書治兵大閱雖以義制文中存與訓蓋亦區之
大事謹興作也堂之成敢不第叙本末及其歲月云熙
寧五年三月一日

薛文恭公尚書真像記

嘗觀西漢之興高祖勤於創業謀臣猛將乘時而起相

與經營乃底靖康功成事濟咸享封爵其君臣恩義之篤則著位於朝藏籍於廟示以帶礪申以盟信期之千百年而無有絕滅厥初豈不盛哉及二三世或寢衰落以至除國失姓甚者乃陷傭保何物理隆替不常如是耶抑其後裔不克嗣守其先烈因隳沒也永言堂構菑穫之論宜為寒心宋有重德君子尚書薛文恭公諱某字某世為華陽人太平興國中擢進士第遂居某郡至景祐某年薨於位歷事三聖率有大節出入中外風迹

藹然書在國史實顯以光諸孫之得錄者凡若干人西
京左藏庫使某其一也按刑總兵留蜀五稔欲詢族祖
之邱隴而展拜之則陵谷異變終不能識欲詢族屬黨
巷之舊而親接之則契濶流散亦莫得知蓋仕宦四方
歲月繇久而情好不相通故也平居感慨每有故鄉之
念於是繪公真像於玉局觀之西室庶以榮里閭之觀
而慰士林之思其尊先貴本之心亦勤矣乎惟蜀去朝
廷最遠而賢士大夫最多或以忠義立或以文章稱或

以操行著蓋自漢而下世常有之惟公生於盛時能以
道德致位八座而子孫又能蒙其遺澤餘美保有爵位
既蕃且昌匪惟不墜乃祖之烈而亦足以夸耀吾蜀之
事遠視前古皆無愧焉夫於國為名臣於鄉為先生存
有遠業沒有重名此晚輩所以仰望而矜式者也某聞
公之風用自飭勵繼以左藏君之請故從而記之熙寧
五年十一月五日

蜀州新堰記

熙寧七年冬十二月朔唐安新堰成廣民利也岷山之
旁三水合而北注至郾之東隅與大江會湍悍湓激又
潰而五霖潦間作橫山散漫高則沒邱壑下則漂田廬
止者患溺行者苦凜江之故道日漏且涸棄失餘瀾不
能浸遠永孺之稼屢植盡槁蓋八九年矣渠江黎希聲
既守郾深卹隱弊加意於此思有所以捍防之欲責於
兵以致力則無羨卒欲出於廩以充食則無餘糧欲重
困元元以起大役則素所不忍時旱甚穀貴流徙滿道

皆仰給於公養而壯者僅三千人晨夕飽飲可任以事
會新津老人陳汝玉亦狀本末以獻乃按度衝會布為
巨棧制導異汭歸之舊蹤循源而下大患自弭始秋八
月至是有成凡溉田三萬九千畝瀕側之民安而粒者
無慮五千家其為利亦博矣誠能講葺以時久且完固
雖或亢沴歲望庶幾不失也予嘗究利害廢興之說蓋
生民幸不幸繫焉君子必審而後動大率因物之自然
徇人之所欲不矜妄智不計近功則事之有作簡以濟

民之受惠遠以深若乃自用而鑿智飾巧偽背天理反
物性苟期成效以要利取寵於一時而不慮吾民之困
戚者彼安足與論利害耶西南雖號沃壤然賦歛百出
於農耕夫日夜劬勞而三時有餒色百畝之家占名上
籍而歡歲或不免饑惟是溝畎渠防之務於政最切上
之人苟置不議非所以撫惠赤子也希聲儒者通經術
以忠厚治常先民意故所施如此昔漢循吏皆以樂易
德愛為之本濟時及物凜然足稱若召翁卿之於南陽

王仲通之於芍陂前史嘉其風迹著範來世則唐安新
堰者可畧而不述哉八年四月五日

文與可畫墨竹枯木記

君子之智思能過於人則事無巨細皆足以取高此衆
人所以尊愛欽重之不已也畫者中有擬象而發於筆
墨之間苟臻其極則近見羣物之情狀遠參造化之功
力自古賢俊往往能之蓋取其如此歟與可之於墨竹
枯木世之好事者皆知而貴子瞻嘗謂盡得其理固不

妄也頃年來成都畫此兩物於嘉祐長老紀師之方丈
紀師寶之以誇識者乃西州僧舍勝事之一也與可在
文館二十年其材可巨用將老矣尚恂恂小州胸中之
蘊曾不少露通塞榮悴無一毫冒諸心名教至樂之餘
時作墨竹枯木一二以寓其幽懷遠趣真所謂粹靜君
子也豈特筆墨之間有以過人哉知則語其大不知則
語其小知不知於與可何損益耶此可與高爽明達者
言不可與鄙闇道也熙寧八年六月十日記

聖興寺僧文爽壽塔記

僧文爽詣予而言曰文爽之先居濟南姓朱氏方少時
去父母來成都學浮圖道得聖興寺蘊中而禮之會真
宗皇帝吳國長公主為報慈正覺大師以普恩落髮今
六十九載矣自為童讀佛書以至隸僧籍登講座主讚
懺長戒壇居副職衣紫方袍無一不足者行年八十復
何為哉惟晦默澄靜日俟終化有為我穴西郊之地他
日以燼骨藏其間而謂之壽塔者敢請文以誌焉某伏

聞家君言師字鑒之相從最舊知其為人有律行該通
教典終日演講僅五十年就壇稟戒者無慮千數嘗委
橐金新葺淨寺門闌求所利益天章待制李公為記其
事年雖耄意氣不少衰某向遭先妣喪數為水陸大供
覬享冥福師夜誦真諦疊疊達旦聲韻遶暢愈於壯夫
蓋諸經所載佛語者嘗總而記之故多且不遺也悲夫
世之妄人牽聯馳突於利欲之墮哀惡貯過以自封殖
伐滅天和投塗罪境不知其神魄之喪奪固已久矣而

猶蚤夜惕惕恒恐浮軀之易壞凡如此者又安能知釋
氏之於死生甚近而易乃有往來彼此之論雖然以師
之輕清悅豫不夸能不役智則未可以歲月期也曰仲
倪仲昂惟賢士曩士獨五人者實繼其後云元豐戊午
歲季秋朔日

眉州醴泉寺善慶堂記

士君子少而從政老而謝事去仕途之勞就林泉之佚
康寧壽考泰然自得其始終往返之際固已高於人矣

至於子孫皆能有立從而光大之則尤可高也吾鄉秘書監程公踐歷寄仕凡四十年風迹凜凜德惠在民及其老也得請而歸高堂廣廈足以奉起居之安芳亭茂樹足以遂吟賞之樂安車輕蓋足以便游從之趣道衣野服足以資蕭散之味凡塵埃網羅深可厭惡之事無一毫輒累其懷賓客到門則置酒高會劇談大笑如少壯時往往日暮夜闌不欲其去有子五人而官者四其一人則又以才能見用而仕亦顯矣此退休之美紹續

之隆皆可高也非獨此而已抑有可紀者焉公嘗念仲弟泳之之亡而祿秩未及乃以一子思及其猶子所以公之幼子尚未仕而泳之之子已為丞於大理則昆弟義好之篤於古無愧宜其見愛於鄉黨而推尊之也郡城之西曰醴泉寺者公之先世實葬其側歲時上塚必止息焉榛蕪滿前棟宇敗陋公出力而完之僧紹良德公之深乃建新堂以繪公之像及諸子之仕者凡六人而尊奉之且推本公之祖考以來積累深厚之所致而

謂之善慶尚虛西壁以俟後哲程氏之族信盛矣哉昔人蓋有父子皆至公卿兄弟同時為二十石則前史錄以為嘉事後世藉以為美談攷古揆今良可尚矣公官三品年八十古之鄉老也斯堂之成必飲酒以落之子孫列侍於旁鄉人愛公而來賀者或以爵或以齒序位於前起而執觴羅拜而為壽賓主相與尊卑相交樂作於庭酒行而無次老者得盡其樂少者不敢忘其恭一席之間有悅豫而無惰慢於此觀焉亦鄉飲之遺風歟

某同郡人喜公公之落成而爾得偕衆賓之末酌以獻
公已而從杖者以出安能無慊於心哉得書其事不敢
辭也元豐元年十月朔日

淨德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淨德集卷十五

宋 呂陶 撰

論

論畧

聖人之道布於方策非高遠而難知迂濶而難行汙漫而不可攷信大槩以簡易為宗以盡天下之理以仁義為用以成天下之務自微言既獎章句之學承流而興

百家異論衆說殊指學者各習其師亡失本統釋數字
之文有至十數萬言而是非無所取正求之以經世範
民之用為天下治國家之大畧蓋闕如也豈故教貽訓
之深旨哉人君之立乎民上雖至誠深智究達萬事之
表必師式要道以建皇極是故書陳堯舜禹之德皆以
順考古道而行之為盛至于傳說之戒高宗則亦曰事
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孟軻區區戰國遊騁諸侯
非二帝三王仁義之說未嘗輒道由是而言則為人君

者安可不知經術哉舍是則萬化之原無所措法而治
亂之幾墮于應變矣人臣之處乎朝廷圖遠謀至識欲
盡致君之分必通習經刻求古知今然後可以剖決大
疑而裁量先務是以兩漢諸儒若董仲舒兒寬公孫弘
夏侯勝呂季主雋不疑伏湛侯霸魯恭鄭興桓榮之徒
皆以經術博彊果于適用其輔導世主究陳政教建大
議遠業以率有位足以垂憲千古若持權衡按繩墨而
以別萬物之輕重曲直而毫忽莫敢欺也由是而言則

為人臣者安可不通經術哉舍是則止于簿書刀筆之間而無以謀王體斷國論欲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難矣永惟聖人垂教之原則既如彼君臣之際體道師經則又宜如此而學者不窮六經之用以推治亂之變規于章句之習務為衍說而滋破碎之弊亦足惜焉臣嘗探索大原得其至要以為易之本始由數而入象得象以窮理皆天地萬物自然之蘊不必旁摭異端以就其說故論易政教之迹不同則風俗代變聖人

著其始終以貽後王之戒可以意得而有不可以文辨
故論刑賞失柄則王道歸于筆削其文則史其義則裁
之以權制故論春秋天人精禋之際莫若修己以奉順
政執其中則萬端不失于偏陂故論洪範明天性者長
於教故論孟軻言而不知其歸則或叛去禮義故論荀
卿經所以議道而不可議以數故論揚雄不以天下動
其心則能保天下之治故論唐虞垂法創制其效遠者
其流長故論三代得天下而無以守之則亡必速故論

秦乘可為之時則不當苟簡而治故論西漢先幾預論
則勢不奪於小人故論東漢利害之體必通究而善治
故論魏禍亂之萌必有以召而後發故論晉治人之道
必以誠為任故論隋天下之勢陵壞必有漸故論唐鑑
於近事則切直而易論故論五代舉其條目而著之篇
故有論畧言古驗今庶乎有補而已也

易論上

易之始蓋生于數而成于變推之而及乎人事以盡萬

物之理學者安可不知也世之學者不知數之有然或以為無補于教略而不言之或言而駁誕迂怪務欲求合其說其甚者流而入于占術方技之事而後已夫畧而不言者既不能洞明其原本矣言駁誕迂怪者又不足以尊高易道取信于人而反為之累則三才造化之蘊孰從而究極其理耶嘗聞之曰陰陽之消息兩儀之動靜四時之生殺萬物之始終若有以尸之而不知其然者數之謂也數也者至神運動之迹顯見于外而

可以名之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五十有五也五行生
成之用而數之自然也分陰陽而生八卦者九六也九
六者出乎數而入乎象也數之自然者五十有五而卦
則生于九六者何也參天兩地而之本立其始也是故
有太極而後有兩儀有兩儀而後有四象八卦易始于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也者兩之則六三之則九九者為
奇而六者為偶則陰陽之始而象數之本也聖人觀察
天地之本統參考萬物之情狀探之于渾淪之先發之

于成著之後為之三畫象三才也是故以畫言則曰三
以象言則曰乾易也者變而相生也不變則無以通其
用是故數變則三為九象變則乾生坤乾畫則三坤畫
乃六因而為九也乾坤之畫未定陰陽之氣不相須以
成則生生之用或幾乎息是故乾三畫下交于坤則為
震為坎為艮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奇數為陽也坤三畫
上交于乾則為巽為離為兌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偶數
為陰也八卦之位二十有四非無陰也而有陽之數也

八卦之畫三十有六非無陽也而有陰之數也此陰陽
九六之數互見也八卦之生本著乾坤乾為陽故其策
二十有四坤為陰故其策三十有六九六之數此抑又
合于位與自畫之然也不言少陰少陽者七八居九六
之間也數變而卦有六十四卦生而爻有三百八十四
爻具有策有萬一千五百二十萬物之數盡矣聖人知
夫數之自然八卦有之而生萬物由之而成於是推明
其作易用著之意而之于經曰大衍大衍者所以演

天地之數而神乎易之用也是以明于無心之畫而陰陽奇偶可見焉今夫三揲之後不取其籌之奇而歸與掛而一者而取其已揲者或多而三十有六或少而二十四有或易而三十二有或損而二十有八則天地之數兆於此而不兆于彼也夫不取其奇而一者何也蓋道者以靜為本以動為末靜者得之於不為不為則自然也彼奇而歸與其掛而一者皆動也此以四揲之而有九六者靜也豈非其自然耶或曰然則其用四十有

九者又何也曰未分而二者一也太極之象也二以象

兩而後見其用也四十有九者

紫此下
脫二字

數之極也卦以

八而生位以六而定畫以九而變大衍以七而知則陰

陽奇偶之數其可晦乎明此者可與言易矣伏義仲尼

之心豈異哉

易論中

乾坤之生六子可得而知也八卦之為六十四其可得

而知乎不牽于數不惑于氣而後可知也夫易固有數

而八卦之成列不可以數言也卦固有氣而六爻之適變未可以氣言也以數而言者求於八卦之先而未至于象也以氣而言者得于六爻之後而歸于象也以求于八卦之先而牽乎數故于坎離先天地得于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蓋數與象與氣于卦之相生其迹甚近而其理甚微宜乎說者之不能別而紛紛其間也譬之於人其智愚壽夭者數也其四體具者象也其動息語默者氣也今目之曰人者將以其智愚

壽夭與其動息語默之何如而稱之耶亦以其四體之具而稱之也其生而有智愚壽夭則置而不言其動息語默之何如而未議及之蓋有生而後有體有體而後有動息語默數之與象象之與氣亦何異於是其數而後得其象有象而後知其氣也有數而後得其象是以三畫為乾六畫為坤謂之乾坤而不謂之九六則卦之相生不可以數言而可以象言也有象而後知其氣是以有復之象而後明之曰七日來復有臨之象而後推

之曰八月有凶則卦之相生可以象言而未可以氣言也苟質之於經以乾坤為之始以六子為之次俱不為異端小說之所奪一本諸象以求六十四卦始終之變其誰曰不然昔者聖人之言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其言曰震一索而得男巽一索而得女者猶言曰一索得震而為男一

索而得巽為女也此諸卦相生之法也夫陰陽者相求之物也由其相求然後有生生之用成萬物之象焉是以乾坤之位定八卦之爻重陰必求陽陽求之陰始于一陰一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再變而求而十有二卦成矣故乾之初求于坤得震而為長男則謂之復坤之初求于乾得巽而為長女則為之始乾之二求于坤得坎而為中男則為之始坤之二求于乾得離而為中女則謂之同人乾之三求于坤得艮而為少男則謂之

謙坤之三求于乾得兌而為少女則謂之履此其一變也乾之四求于坤得震而為長男則謂之豫坤之四求于乾得巽而為長女則謂之小畜乾之五求于坤得坎而謂中男則謂之比坤之五求于乾得離而為中女則謂之大有乾之六求于坤得艮而為少男則謂之剝坤之六求于乾得兌而為少女則謂之夬此其再變而求也以此而推其中則二陰二陽之相窮六子以次而生起于屯鼎四變而窮而二十四卦之象成矣又以此而

推其終而三陰三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于否泰
三變而窮而十有八卦之象成矣與夫求之于數得之
于氣而涉乎異端小說之紛紛者孰為簡易哉

易論下

卦之有象由乾坤六子之相生而陰陽變化之各適聖
人因而名之所以該三極之道括萬事之蘊示人以易
之本統也先儒雖有假實義用之說而未嘗互明其所
以然或迂滯而不通淺易而無所攷信夫物用體必有

用體之所主者一而用之所召者衆始乎天施地生之
至廣至大而盡乎人事物理之至纖至微未有不由乎
此也天高地卑水流濕火就燥雷之轟轟風之冷冷山
積而上澤聚而下皆其體也視之而有常也天地相交
水火相逮風雷不相悖山澤相通晦明寒暑得之而循
環凡有生知血氣之類由之而始終皆其用也推之而
無窮也其歸之于卦而揭之於象也專言乎體者用有
所偏直言乎用則體有所晦是必觀陰陽之相須因上

下之相重而互言之乾坤坎離震艮巽兌者諸卦之祖也止一體言而用居其間也天地不交為否交為泰雨未及于下雷澤宣于上則曰屯雨潤而下雷動而上則曰解地必有水為師水必親地為比天與水違行訟也雲上于天可需待也上天下澤尊卑辨位則曰履澤上于天決然下潤則曰夬天與火曰同人火柔而明居于外天剛而高處于內內有剛德而外示柔以容物不失其明有高明柔克之義曰大有地雷復靜也雷地豫動

也山附于地外雖剛正而內附柔邪剝也地中有山外
柔順中剛正謙也長陽少陰歸妹也上示以悅下感而
動隨也漸進也故上山有目曰漸蠱事也上以剛德止
節于物從權行令所謂有事而待能者也故山下有風
曰蠱地中生木升也令行于衆而可觀望觀也火地晉
顯也地火明夷隱也山下出泉處得其地有決尊之理
養晦俟時蒙也水以就下為和居山之上處非其地蹇
也澤性處卑在地之中上以順道臨之而下悅臨也澤

必就地萃也火炎而上山止而下旅無容也坤變而艮
乾變而離剛柔相交者道成賁也盛升陽而在上助天
施化大壯也剛德上居威令下動物不可妄也木有上
火烹飪也風自火出由乎明內而後物不可妄也外家
人也艮之氣始萬物繼之以震皆得其養故以山雷頤
也物之生離始于艮及其鼓動甲折則雷之功顯而艮
之用隱也其體則二陽究其發生之迹則雷有以過之
故雷山過也木進而上澤順而下物之分者故以澤木

為大過柔在內而靜剛居中而正內靜而正信發乎中
號令行于外以感物之故風澤為中孚風行水上波險
渙散也木上水順乎上而有水井之功也上火下澤睽
也澤居上火處下位則相易勢則相戰而變生革也居
德在上號令施於下則物有所遇故天風為垢君德未
居于上號令不及於下則待時而發故風天為小畜雷
電者相須之物也電作于上雷動於下有必合之理故
火雷為噬嗑雷電既合威明之至則臨照天下故雷火

為豐山高澤卑山下有澤言高必有卑虧損之相也澤
上有山男下于女威感之理也長陽長陰相配而成尊
卑之位正剛柔之氣合萬世不易乎此恒也風散雷動
百物鬯茂盛也澤無水困也水在于澤蓄而不流物有
其節也水火未濟不相入也水火既濟相逮也然則否
屯言乎體泰解言乎用推之諸卦皆可知也蓋易以變
生而象以互立皆體用之未也或曰卦之象皆用也安
可謂互見也曰立象者以體用取知易者得其用而體

可忘也

詩論

春秋論

洪範論

孟軻論

案以上四篇原闕今據
論叢所叙存其目于此

荀卿論

天下之物理其始若不可究其終必有歸星之所經
躔次舍合散犯守紛錯陵亂莫得而息然所統者北辰也

水之東西曲折源長派廣聚為四瀆離為百川蕩溢汎
濫莫得而測然所赴者海也途之遠而上下險艱易直
或嚮秦蜀或通吳楚舟車人迹莫得而窮然所會者中
國也一言而可以盡天下之物理者蓋知其歸也言乎
規則天下之圓者不能遺矣言乎矩則天下之方者不
能遺矣方圓者歸於規矩而已者道德仁義者其微發
於神明其著極於萬物幽及于鬼神神明見於禮樂籠絡
萬世之前馳騁千載之外弛張變化於天地同其歸可

得而知歟以宗主言之則止乎聖人也以法度言之則
存乎皇極也總其大分而言之則謂之名教也名教者
雖無知不肖之人可以納諸其中而賢智才能之士不
可出乎其外也豪說侈論又安得而過乎仲尼嘗謂博
學于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其稱道前古之君則以堯
為巍巍蕩蕩舜為恭己而治禹無間然已衛靈公問陳
則對以俎豆子貢欲棄信則答以去兵夫以天縱之聖
生知於道則固能放言高議恢其端於無垠神其用於

不測謂天下之治皆出於我矣而乃曰以禮約文則可以弗畔而又推尊堯舜禹之善如此夫以徬徨天下欲伸其道以濟斯民之心則固宜舉一切便利之事求合於時然後得奮其志矣乃以問陳答禮貴信賤兵其言之不苟則又如此得非以道德仁義之大分歸于名教而不苟越其外乎名教之不可越故博學者必約以禮堯舜禹必為後世之所推尊君子之言必無所苟也孟子奔走戰國開說諸侯而善必稱堯舜政必陳三代養

生送死必得其詳其迹雖類迂濶其心則仲尼無異焉
惜乎荀卿之不出于此而務為毫說侈論往往越于名
教之外而不知其歸也為仁義禮樂之宗主萬世仰而
師之者聖人也荀卿曰堯舜跖其性耳又曰禮樂生于
聖人之偽則萬世安所師乎為二帝三王之法度萬世
推而倣之者皇極也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欲觀
先王之迹則于後王彼治而無法不本于先王而本于
後王則萬世安所做乎失其宗主忘其法度則必越于

名教之外也越于名教之外則何為而不妄哉斯言也未足以適當時天下之用而足以啟後世天下之害也立說好異誇辨太過而不知其歸矣夫

揚雄論

世之論太玄者多矣是非何其異乎或曰雄之為玄也得自然之數始於一而三之故有天地人之體而統之曰玄四乘之極而至於八十一故有方州部家之位而名之曰首從而三之故有二百四十三表又從而三之

故有七百二十九贊以一首為四分度之一而周天之
夜又以踦贏為四分度之一而周天之度二十八宿之
次舍一暮之日四時之氣節盡于此矣猶六十卦之當
夫一歲而有六日七分也或曰玄之數可損益也首為
者四日有半而為分者四百八十有七則所謂周天之
度與夫四分度之一者亦可以合也其踦與贏者不必
加之也嗚呼雄之為玄止于是而已乎曰未也昔之作
易蓋有憂乎于後世矣深探天地之本而得於數之自然

數不可以為教乃畫之一卦擬之以象重之以爻繫之以辭而後見三才之用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易之生也出於數而其成也數亦隱矣聖之所以之濟乎斯民者曰道也道之用在乎教也彼天地五行之奇偶者不適夫道之用也雄之書其為數乎抑為道乎觀其覃思于渾天三摹而九據索研陰陽晝夜之運攷究節侯鍾律之紀星斗五行既得其詳然後定之以為首叙之以為

贊以求合乎周天之度一歲之日則幾乎為數而已也
至于一首之不同則言一時之理一贊之不同則言一
人之事而又設為銜錯測灘塹數文捫圖告以解剝其
義而敷繹其教闢之以休咎禍福播之以進退動靜其
微則一身之吉凶悔吝其聚則天下之安危治亂以可
以推而及之蓋為道之用而著以為教也者亦有憂患
後世之心而不獨為乎數也然則說者多惑其數少言
其道抑有由矣蓋其說曰與太初厯合而又有顓頊厯

夫歷者以數推天之書也以數而差于天不能不差于秒忽是故千載之後疎密異端而其法不可歸一使雄之書專為歷耶其數雖有小差尚可成一家之法未必廢而無取況雄之所為者寓乎數而言乎道哉然則所謂合乎初顓頊歷者玄之體也寓乎數而言乎道者玄之用也說者貴其道之有取而不議其數之何如可也昔王莽用之以筮旦占而遇于其贊則一五七蓋言以逆為事而終至于害身故其贊三違示其不可動于禍

亂也此與夫南蒯將叛而子服惠伯謂易不可以占險之義同矣雄為數乎為道乎

唐虞論

人之心苟有以大受而不為外物之所奪則天下之廣不足容也履安閒逸樂之時而常懼及乎敗亂則天下之物不足治也深居高堂運其計數而日獲千金之利未嘗喜形於色乃良賈也所畜素厚而所享宜其博也和鸞中節平趨大道而忘銜蹶之變以乃善御也所向

雖無虞而所思不敢怠也授之一命則慊然如不滿祿之萬鍾則泰然如已盈必失其所守也百日之安則習之以為常一日之危則置之而不慮必妄其所施也一心之所存而得所關如此世主豈以可不深窮其源而慎執其用哉今夫巍巍乎立斯民之上合天下之勢以成其高使天下之能以給其用罄天下之愛以廣其惠濟天下之長以隆其威而乃怙然自處若無恃乎尊崇富盛者是人情之所難也而聖人皆不以為難其教

化足以名萬物之和其法度足以為萬世之準其安如
磐石其固如泰山而乃惕然自勵若不免乎憂虞敝壞
者是人情之所難也而聖人者不以為難是以聖人之
于天下其視之則至輕其待之則至重視之至輕故其
心亦不易以天下動待之至重故其心亦不易乎天下
然則四海之大不足為容而萬事不足為治矣夫昔者
嘗聞堯舜之為君當時號為至治之極而後世有不可
及之名乃觀傳記以求之夫所為然者而見其行事不

過命官分職以禮樂刑政為之具舉而措之悉有條目
竊以為堯舜之治其迹如此而已亦非有以大過于人
者而當時號為至治後世不可及則又何哉即而推之
堯凡所為人情之所難者其心舉能為之焉耳且堯自
唐侯而升天子舜以匹夫而有天下向也處乎一國耕
于畎畝之中今也居乎四海之上享有生民之奉如固
有之而未嘗少慊焉是以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飯土銅
啜水而謂之中禮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之盛而憂

不見愛于父母彼豈以天下動其心哉以欽明文思溫
恭允塞之德臨可封之民成無為之功而兢然于日行
其道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耳與其臣下相博謀議
則吁俞訓飭盡夫君臣之義抑又作歌以戒以示奉若
天命順時慎徽安不忘危之意彼豈以其心易乎天下
哉堯舜之所以冠百王而為入主之師者不在其外而
在其終也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是堯而已又曰
舜何人也子何人也夫資有二帝之資行之至而熟謂

不可乎

三代論

夏有天下十四世四百餘年而後化為商商有天下十
七世六百餘年而後化為周周有天下三十一世八百
餘年而後化為秦由秦而下迭興迭廢不復有如三代
之永其故何也慮世之有深淺也為治之有厚薄也體
用之有大小也迹效之有遠近也慮世之深者為治必
忠厚也體用必廣大也迹效必悠遠也能識天下之大

用者不苟天下之小利也能成天下之遠效者不急天下之近切也聖人之所謂政教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其道則仁義禮樂其具則法制也仁義禮樂之行于天下如導四瀆之水以灌良田使之源源而流要以千載而不可竭涸非徵倖決溢乃得一溉今歲為腴而來歲為瘠也法制之立于天下如以九牧之金鑄為巨鼎本之模範而成要以千載而不可破壞非假借苦窳以便其用今日可舉而明日不完也是故祖宗相傳至于今

孫循而守之雖其材僅可以保天下而其過不以至播
于萬民則天下之勢猶盤固堅重而未易拔得非所慮
者深所為者厚體用至大迹效至遠而然乎夏商周之
有天下厯二千年而纔三易姓者其原出乎此也天下
之先務四曰政也曰兵也曰財也曰士也天下之政人
君莫不欲歸于一以全其尊也而三代之封建使諸侯
世守其疆土家有其人民教令自出兵賦自奉為天子
者受其朝覲貢獻而已以一時觀之則權散于列國王

室幾乎不振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藩屏之勢拱衛中
夏可與之始終也天下之兵人君莫不欲彊其衆以暴
其威也而三代之君政隱于鄉遂卒乘馬牛量力而出
三時務農俟其隙而後教戰以一時觀之則國之武備
疑其修講之未至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井地之民舉
皆吾之精兵而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財人君莫不欲問
入之多以足其費也而三代之賦稅授田于民十取其
一以為公利以一時觀之則國之用度常若不給反而

求焉以至于久則下有餘力而易供上有餘富而不可
勝計也天下之士人君莫不欲速求而驟用以盡其材
也而三代之選舉先以學校養而教之德成行立然後
量能而定位以一時觀之則殆非明王急賢之意反而
求焉以至于久則素養之賢其積衆多而不可勝任也
由是推之則三代之凡曰政教者皆有寬緩遲久之心
而無淺暴苟簡之態非邀功于目前務為利于後世其
名雖類迂濶其心乃切于事是故規模宏遠德澤深厚

而子孫亨國之永宜矣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治亂之至鑒也思慮不能極于深施為近于薄法度狹隘而功效易見而欲希風于三代者殆却行而求及前也夫

秦論

按此篇原則今據論略所叙存其目於此

淨德集卷十五